

豫 剧

深夜烟火

周西海等著



扫 帚 星

果会堂、白子明、刘极林、郭步刚、赵士光 编剧

河南省劇目委員會協助整理

人 物

王玉山——某农業社，党分支書。
李天德——某农業社主任。
彩 令——社內团分支書。
刘三爷——社員，刘聘三的父亲。
有 子——社員，桂枝的丈夫。
二聚子——社員富裕中农。
王老大——一个投机商販。
刘聘三——暗藏在农業社內的反革命分子。
吳二先——反动地主。
老狐狸——吳二先的老婆。
公安員若干人，民兵若干人，羣众若干人。

第一場

〔幕啓。幕后，彩令叫声，刘三爷笑声，随后刘三爷手提馬灯和彩令一道愉快的上。〕

彩令：（唱）三爷呀！你这样欢喜为了啥？

爷：（唱）彩令呀！你終日也是笑哈哈，

：（唱）咱們的生活好，

（唱）日子多得法。

自从走向合作化，年年丰收好庄稼，

今秋庄稼好，谷穗打成架，

黑黢黢的包谷要把地压塌。

彩令：（唱）兴修水利好处大，防旱防涝保庄稼；

过去这四十五里黄土岭，如今遍地开稻花。

水磨隆隆响，轧花声喳喳，

这真是农田水利又加“工业化”。

三爷：（唱）这都是，共产党领导的英明伟大，

这两年，看咱村多大变化：

犁是机器犁，耙是圆盘耙，

胶皮轱辘车，套着蒙古马，

看看这千年古代谁曾见过他？

彩令：（唱）刘三爷今年六十四，

赛过那一十二岁的年轻娃，

今后的日子更美好，我看你能活三六一百八。

三爷：（唱）你这个闺女会说话，三爷给你说个好婆家。

彩令：谁家还说婆家，你真是老脑筋。

三爷：（恍然醒开）噢！是对象，是对象。

（唱）这句话说错了，你別要笑话。

彩令：三爷，真会说笑话，走吧！社长在等着咱哩！

三爷：高兴吆，哈哈！（同下）

〔二幕内——〕

桂枝：社长！那我就回去了啊、这件事……

天德：好啦好啦、我们回头研究一下再说吧！

桂枝：那你可要在心啊！不怕你笑话，俺今晌午就揭不
啦！……

天德：好，我的大嫂子，你已經說了四遍了！

桂枝：是啊，是啊！这几天我是有点絮叨，可啥办法呢，火燒不到誰身上，誰不知道疼啊！

〔声漸远。〕

〔二幕啓。農業社办公室內，社長天德拿住一封信反復的看着。有頃、徘徊、沉思。〕

天德：（焦急地）唉！

（唱）只因我思想有問題，如今后悔也来不及，
我只說瞞些糧食占便宜，社員們生产更積極，
誰料想弄巧反成拙，終日里不断是和非；
說甚么糧食分得少，說甚么受冻又忍飢，
大睜倆眼說瞎話，不為整体為自己。
偏偏事情赶得巧，上級查出了這問題。
隱瞞的糧食要上交，片刻不能有遲疑；
支書的信兒像雪片，一封更比一封急。
有心立即交上去，糧食數目湊不齊，
只怪我一時大了意，不該將万斤糧食分下去！
有道是人心不足蛇吞象，看來此話有道理，
如今人人嚷缺糧，誰也不願露富裕。
眼巴巴潑水難收起，怎不叫人心犯急。
唉！不怨天來不怨地，

恨只恨自己覺悟低，讓本位主義把我迷！

〔刘三爷、彩令上。〕

三爷：社長！
彩令：

天德：噢！你們來了。

三爷：社长，是不是又有新的工作任务要布置了？

天德：是这样的，支书从城里寄来了一封信。

彩令：哦、支书来信了？

三爷：上边都说了点啥？

天德：你们拿去看。

彩令：（默读、最后一句朗读）“上级党委指示，隐瞒的粮食要立即上缴！……”

三爷：原来是这呀！咳，我早觉着咱隐瞒那几万斤粮食不对头！

〔刘聘三上。〕

彩令：社长，你打算怎么办呢？

天德：交！

聘三：交？没分的好交，分过的怎样交呢？

天德：所以我才叫彩令来，（对彩令）彩令，你到南村去一下，通知社干部立即到这来开会。（向聘三）让大家在一起讨论讨论，也通过这个问题受一次教育。

聘三：讨论讨论，依我看那不好讨论。

三爷：有甚么不好讨论的，当初隐瞒粮食，是迁就了一部分人的意见，现在粮食要上交，自然还得大家讨论。

聘三：爹！你为啥总爱和我打别呢？

三爷：因为你说的不对。

聘三：怎么不对？……

天德：您爷俩先别上火，等会具体研究的时候，再发表意见不晚。

彩令：社长，那我去了！（下）

天德：嗯。（向三爷）刘三爷，咱仓库的粮食没有啥问题吧？

• • •

三爷：（敲打着腦袋）唉，唉！这几天我正在憂愁这件事呢，今兒个要不是你提起，我又忘了。社長啊！你知道前些时，連陰雨一下就是半月，咱那几間庫房可是頂不住哇，要不抓紧晒的話，一發霉那才叫哭天沒淚呢？

天德：不妨事，明兒个抽几个工，扛到場上，翻翻晒晒，立即裝車！

聘三：湊不够五万斤的数、裝上車也走不了哇？

天德：車到山前就有路，咱們作工作嘛！打通羣众思想嘛！

三爷：对呀，对呀，活人还能叫尿别死！

〔二聚子拐着腿上。〕

聚子：（唱）只因如今世道改，發家致富要靠咀来！

正好！你們都在这。社長，現在我家已經是揭不开鍋盖啦；娃子哭，女人鬧，你們也應該替我着想着想。

聘三：着想着想！那里有糧食？

聚子：那四万斤糧食不說要分哩？

天德：原先可能分，現在不行了。

聚子：为甚么呢？

聘三：噢，你还想分这糧食？連你分哪糧食都还得退出来！

聚子：退出来？那除非把我一家人捏死。

三爷：（唱）二聚子你別这样吵鬧，人心不能比天高，
叫我看咱們的生活就怪好，你咋沒吃又沒燒？

聚子：（唱）刘三爷你还是不知道，我早就沒吃又無燒，
你不知道我的勞力少，分点糧食早都吃光了。

聘三：（唱）支書今日来了信，咱社的隱瞞糧食一概上交，
連上次那糧都得退，想分糧沒有那一遭。

聚子：社長……

聘三：你尽是裝窮叫苦，想走資本主義道路，不退糧不行！
這是國家政策。

聚子：不行，我沒有糧食，看你能給我拉去槍崩了！

聘三：不能槍崩你，我扣押你改造改造你那壞思想。

聚子：好吧，社長，我不光要糧，我還要退社，我叫他扣押我，我叫他槍崩我！

天德：聚子，你不能那樣說，

聚子：我可能這樣說。一天做到晚，要把糧食，他還這樣壓制我，我非退社不行！

聘三：哼哼！沒有那樣容易的事。

聚子：好，走着看吧！（腿拐着下）

天德：聚子，過來！（轉向劉聘三）聘三，你這態度太生硬啦，這樣作，有些不對！

聘三：我也感到我這態度有些生硬，有啥辦法呢？社長，咱要想把分下去的糧食收回來，就得咬着牙，這樣干！特別是對他們這些富裕中農，對他們這些還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思想，必須加以嚴厲的批評和打擊！你看目前要糧，退社的都是哪些人，盡是他們。要是地主、富農也不敢這樣。

三爺：那倒不見得？

聘三：不見得，拿吳二先來說，爬哪乖乖的，叫他咋着他咋着。

三爺：誰不知道吳二先是西瓜臉、刀子心，咱不能上他的當！

聘三：爹，你說這算啥話呢，我是說叫他爬哪，他不敢起來么！

三爺：那也是老鯮喝碗辣醋——蓋（概）不由己了。

聘三：我不給你抬這個杠。（向天德）社長！你說，就像二聚

子、桂枝这些人的思想，这一万斤粮食能不能收回来？

天德：（呻吟半晌）是啊！问题很复杂，是要很好的作一番工作。

聘三：怎样个作法呢？

〔彩令上。〕

彩令：社长！人快到齐了，在会议室开会吧？

天德：（向聘三）那咱最好还是到会议上研究，三爷！你说呢？

三爷：我赞成，我赞成！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哩，没有撑不动的船！

天德：好，那咱们走吧。（转回）聘三，关于晒麦装车的任务，就交给你们队负责好吧？

聘三：好吧，好吧。

天德：那你就先通知一下，再来开会吧！

〔三爷、天德、彩令下。〕

聘三：（得意地冷笑）

（唱）这个机会真难得，不由聘三喜满怀，
台湾总部有指示，要我们立即动起来，
配合右派大进攻，给共产党搞个难下台。
难下台来难下台，聘三早已作安排，
趁火打劫来破坏，拉起风箱煽起来，
点起一把无情火，烧他个焦头烂额不自在！

〔静。〕

〔吴二先鬼头鬼脑地上。〕

二先：（装腔做势地）刘队长在这吗？

聘三：是那个？

二先：是我，（進門）劉隊長；俺狗他媽想走娘家去哩，我找你替她請個假。

聘三：甚么？（走攏來、低聲）叫他早去早回，行動要小心。（放大聲）記住了吧！

二先：記住了，隊長！我一定老老實實、勞動守法。

聘三：（復低聲）這是個千載難遇的好機會，走過這個村，就沒這個店啦，如果等玉山那個小子一回來，事情就有些辣手了！所以你應當……來！（耳語介）馬上行動！

（幕落）

第二場

〔翌日。〕

〔有子、聚子由舞台兩側分上。〕

聚子：（唱）這兩天村里亂紛紛，

有子：（唱）七言八語亂人心，

聚子：（唱）都說出了顆掃帚星，

有子：（唱）不知是假可是真，

聚子：（看星介）噢，掃帚星真出來啦！

有子：在哪里？

聚子：那不是哩，在七星杓下邊。

有子：噢，真有一道掃子。（吳二先溜上）

二先：噢，我這眼這樣馬虎也看見啦。

聚子：哎，二先你年歲大些，又好看個閏書，究竟今年是閏八月，是閏臘月？

二先：是個閏八月。

聚子：是閏八月好，是閏臘月好呢？

二先：反正閏八月、閏臘月都不好！

有子：怎么不好？

二先：不能胡說。

聚子：說說怕啥？

二先：你不知道我这个成份不好！

聚子：那有什么，你現今不也是个社員？

二先：社員和社員不同，从你們咀里說出来沒啥，从我咀里說出来，人家又說我是造謠啦，破坏啦！

聚子：你別多心，这二年誰不說你表現好，說說吧？

二先：說說行，那可就咱們知道，过身啦可不要乱說。

聚子：沒別人，你說你哩。

二先：我也上年紀啦，記三不記四哩，只是听老年人傳說：“天上出顆扫帚星，地下定然动刀兵”，“閏七不閏八，閏八要大杀”。东汉王莽藥酒毒死汉平帝，那年是閏臘月；崇禎逼死煤山，那年是閏八月；光緒廿六年也是个閏八月，五鬼鬧中华，把皇上老子和皇太后都攆到西安去啦。

聚子：照你說今年这个閏八月还能大乱？

〔彩令上，听他們在咕唧，背在一边。〕

二先：拿前朝古代來說……哎，起碼要鬧几年災荒！

聚子：災荒？

二先：（詭笑）其实也沒甚么，至多不过餓死几个人！

〔老狐狸鬼鬼祟祟提一个竹籃子，內放把青菜。吳二先看見裝模做樣的說，走个亲戚，能走到黑。〕

狐狸：人家不叫走嘛！

二先：拿回来了沒有？

狐狸：拿回来啦。

〔彩令上，有子、聚子見彩令，溜下。〕

彩令：你們在这里干啥？

二先：她走亲戚去啦，我来接接她。

彩令：拿的什么？

狐狸：咳！他大姐，你可別多心，这里边是一清二白的，啥也沒有，就在亲戚家拿这几顆小麵子，今年不是分那二升米，想做点酒喝。

彩令檢查籃子，扒开青菜看看，沒发现別的东西。

二先：多余嘛，煮那酒干啥。快回去做飯吧，我还没吃飯哩！

彩令：以后天黑了，你們不要乱咄溜。

〔支書玉山暗上。〕

二先：是，我們下次再也不出来了！（欲下，看支書）唉，支書，你回来了！（一边說，一边拉狐狸、溜下。）

〔天德上。〕

天德：（唱）思又思忖又忖，不由一陣乱紛紛，

只为一事無定論，日日夜夜挂在心。

（見支書）唉，支書！你回来了！

玉山：唉，天德！

天德：我就是接你来的。

〔刘聘三上。〕

聘三：啊！……支書回来了！

玉山：（沉思半晌）吳二先鬼里鬼气的，干甚么去啦？

聘三：唉，他向我請假走亲戚去了。

彩令：支書！我看吳二先兩口子还不老实，剛才我碰到老狐狸，鬼鬼祟祟攪个筐子，不知从那里回来？

玉山：筐內放有啥东西沒有？

彩令：里边放把青菜和几个小麵子，別的没什么。支書！吳二先和聚子、有子剛才还在看那颗慧星，咕唧咕唧的不知在那里說些什么？我没听见。

玉山：（輕拍社長一下）天德，你看怎么样？

天德：可不是，这两天謠言就是多，是要有敌人活动。

聘三：（唱）支書社長听我說，村里的謠言实在多，

为了出这颗扫帚星，又說今年閏八月，

年閏八月要大乱，扫帚星出来动干戈，

二聚子鬧粮要退社、桂枝要粮吵的惡。

我没上前批評他，他們大胆敢罵我。

彩令：哼：怪不得剛才二聚子与吳二先在一塊咕唧，老狐狸拿小麵天黑才回来！

〔刘聘三聞听惊，强作鎮靜。〕

聘三：怎么拿小麵，想喝酒，还想享受？支書，社長你們在这里談話，我去轉致那个老家伙！

天德：过来，过来！

聘三：我总叫他伏伏在地，爬哪！（急下）

天德：聘三，聘三！（支書在沉思考虑），这两天情况看样的確复杂。

玉山：是呀，你們对这一个問題，是怎样一个看法呢？

彩令：我看这都是地主富农搞的鬼，与地主吳二先分不开。

天德：昨天晚上开干部会研究隐瞒粮的上交問題，會議上意見紛紛，很不一致；这个消息傳出去以后，就引起一

些人要糧呀！退社呀！這一系列的問題！

彩令：我想桂枝那個女人，平常雖然眼淺，也不像這兩天見干部就發脾氣，二聚子脾氣有些蟹，資本主義思想嚴重，也不是這兩天像紅頭牛一樣見人就抵，我想一定有壞人在燒火煽風。

玉山：是啊！（有頃）天德！你對聘三的看法如何？

天德：聘三……也和劉三爺一樣，工作很積極負責。不過，解放前當過幾年兵，回來以後，好像冒冒失失的有些潑頭。不過，他家是貧農成分，還不至於有甚么問題。

彩令：也很難說，我總覺着，他和劉三爺剛好翻個過兒，無論干個甚么事、說個甚么話，也總愛藏頭露尾的，不很光明正大。

玉山：是啊！我們看一個人，不能只看外表，要看得深，看得透，看到他的骨頭縫里去！千萬不能讓一些巧言花語和局部的現象迷惑住了。因為他那段歷史情況還沒有確實弄清，總是叫人放心不下。

（唱）在目前國內大鳴大放，農村里出現了新的情況，

反革命分子乘風起，地主反攻甚狂妄。

說什么合作化不优越，只有干活沒有糧，

富裕中農鬧退社，還有幾家鬧缺糧，

一顆慧星西天挂，滿村謠言鬧嚷嚷，

說甚么他們無理在取鬧，分明是敵人在猖狂。

就拿咱們社說吧！我到專農業合作化訓練班學習了半年，夏季咱社就隱瞞糧食五萬斤，一個余糧社變成一個缺糧社，這對國家對農民都沒有好處，不能很好的執行貫徹黨的政策，也給反革命分子以乘機破壞的機

会。这两天敌人有活动；我的看法，是敌人在趁着我们上交隐瞒粮食的机会，想给我们闹乱子，在这方面我看他们不光是造谣、破坏，煽动群众闹粮退社，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也可能拿出更阴险更毒辣的手段来。所以，我觉得对于收回已经分配下去的隐瞒粮食这个问题，不能迟迟不决……

天德：可是……如果群众思想不通，闹出乱子来，该怎么办呢？

玉山：不会的。我们要依靠群众的多数，不能因为几个人不通，我们就消极的等待。这样，正好中了敌了的诡计，跳进他们的圈套，我的意见是立即召开群众会，进行思想动员，行动越快越好。我们要和敌人争取时间，通过解决这次粮食问题，把群众的觉悟提高一步。

天德：好，我现在就去……

玉山：慢着。还需要通知武装方面，要严加警惕！（向彩令）你要随时随地的监视着吴二先他们的活动。你们看怎么样？

天德：应该这样！
彩令：

——幕落

第三场

〔吴二先院内，右后有草路门，左侧三间茅草屋，院内有颗顶槐树一棵，树下有捶布石一塊。〕

〔幕起。院内沉静片刻，忽落小石头一塊。吴二先闻声，掌灯匆匆上，开门，老狐理由外疾进。吴二先又

向外窺望，見沒動靜，二人即趨一塊。

二先：怎么样？

狐狸：鬧開啦！我一說呀，桂枝碗一丟，吵着吵着可找社長去啦，你等着吧（聲大）有熱鬧看！

二先：（白）噓！傻瓜，你沒看玉山那小子一回來，村里勁頭不一樣，一步不小心就要翻船。回去吧（老狐狸進屋內，二先向外邊一望狠狠吐了一咀吐沫）呸！七八年來，叫我受的啥苦呀，可到時候啦。前天聘三接到台灣指示，叫我們抓住共產黨整風的機會，配合右派進攻，給共產黨搞個下不來台，當前的任務就是破壞他們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搞垮農業社！哼哼（冷笑）小子們，想上交糧食，你交屁！

（唱）共產黨來了七八年，我好似沙漠去撐船，

出出進進有人看，捏手捏腳好作難，

鑽屋內說我裝懶漢，動動咀說我造謠言，

為了遮蔽二五眼，我假裝積極不停閑，

陪着大伙把活干，放工又把糞杈掂，

有苦我臉上也帶笑，我不說苦來光說甜，

人家都說我老實，才叫我入社當社員。

要是比比舊社會，天堂地獄不一般，

我有田地四百畝，房子五十另八間，

行走坐着轎車子，又跟僕女和丫環。

我只說一世把福享，共產黨來翻了船，

田地房屋都分淨，給我三間茅草庵。

我只說國民黨沒指望，誰知回來個劉聘三，

他在台灣受過訓，解放後回來當社員，

他和台灣有連系，聯絡組長由他担，
他在社內假積極，當上个社干有大權。

俺二人打就通通鼓，里應外合搞的歡。

摘掉這頂地主帽子，可真也不容易呀，十年我總等你
個閏八月。哎，可該到變天的時候啦，我要看看我那
變天賬。（從捶布石下取出變天賬翻看）小子們，你
們倒吃哩美，吃哩得，國民黨回來了，我叫你們屌都
屌不及。

〔聘三上，大聲叫，開門，開門！〕

〔吳二先大驚，藏賬，老狐狸從內出，急著張羅，瞞
怨。吳二先一開門看是聘三。〕

二先：哎呀，把我魂都吓飛啦。

狐狸：聘三，你坐！（唱）

聘三你來我心寬，你知剛才多危險，
天黑我打外邊回，就被彩令她看見，
那妮子生來眼睛尖，粗中有細使人寒，
她連聲問我拿哩啥，上前就把籃子翻，
我心里踢跳臉帶笑，才想個辦法把她瞞！

聘三：你想的啥辦法？

狐狸：（唱）我說俺家做點酒，現在生活很圓滿，
拿出小貓貓叫她看，給她個開門就見山。
那妮子還是不放俺，二先一旁搭了言，
說俺走親戚能走到黑，他說還沒吃晚飯，
只說的雲消霧又散，才放俺二人轉回還。

聘三呀，你知道多危險，好容易才過這一關。

聘三：混蛋，說過叫你小心小心，為啥不听话？幸亏你們瞞

得好，不然就完蛋了，刚才那彩令还在彙報这件事！

二先：
狐狸：（惊）啊！……咋办……

聘三：（唱）这个事情没有啥，几句话叫我蒙住啦，
我就是趁着这机会，脱身来到你的家。

二先：
狐狸：（轻快地出口气）哎呀！

〔聘三给狐狸使眼色让她到门外了咱。〕

聘三：哎，你这两天干的咋样？

二先：（唱）自从任务交给我，这两天搞的算不错，
逢着空子俺就鑽，無事生非起風波！
二聚子資本主义思想甚严重，一心想过旧生活，
他嫌入社不自由，貸款救济該不着，
照常嫌分粮食少，說沒他过去的倉底多，
这样俺就抓住他，俺在后边把油潑。
当面还不向他本人講，鼓动别人对他說，
共产党政策有改变，准许單干去做活，
不論貧富准退社，誰願咋着就咋着。
叫退社来也退社，不叫退社就鬧着，
共产党說是講民主，吵吵才能来解决。
說的二聚子起了火，拉起条拐腿不嫌蹶，
这两天变做个紅头牛，誰若碰見就牴着。
桂枝生来眼皮薄，碰見火是她就着，
你嫂子稍微动动她，桂枝要槓吵的惡！

聘三：好！你們这一段工作搞的不錯，可是这两天看样子那
小子們也有戒备，咱們的工作有点辣手。不过在这种